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六十回 傷母子胡惠乾狠心 調官兵曾必忠設計

話說胡惠乾正在白安福廳上打物件，忽見後面進來一人，望著胡惠乾就打。你道這人是誰，原來是方德的兄弟、方魁的次子方興，因在家聽見逃回的伙計說方德在此與胡惠乾交手，他怕哥哥有失，故此飛奔趕來，行到半路，已遇見方德，叫他趕速前來，敵住惠乾，好讓白安福逃走，所以此刻就由廳外屋上飛躍下來。惠乾看清楚，一個大轉身，兩人對面了，前腳一進，左邊身子偏了過來，用個海底撈月，由下望上，把拳翻起，直望方興的手肘打來。方興知道他的手段，不等他到面前，已改了個雪花蓋頂，五個指頭分開，放開手掌，直望胡惠乾拳頭上壓下去，兩人就在廳上動起手來。只見躡跳縱飛，如同兩個活猴一般，打了有一二□合，惠乾見方興無一點破綻，心下著急起來，想道：「我不將你弟兄打死，枉為了我一世英名。」想罷，隨即改用花拳，高下前後，但見他一人縱跳，出個拳頭打來打去，真與猴子無異。不到片刻功夫，早把方興跳得眼花，手腳一慢，被胡惠乾一拳打在胸前，登時望後一倒，口中鮮血直流，已同死的一樣。胡惠乾接著前去，又是一腳，送了性命。轉過身子，又望裡跑，過了一廳，已到上房裡面，哪裡有個白安福？只見那老年老女僕，見躲藏不住，只得跪下叩求饒命。說：「我家老爺已由後門逃走了。」胡惠乾仍不相信，拖住幾個女僕，叫她帶到各處去搜查一番，哪裡還有白安福的影子？只得惡狠狠地說道：「老子改日與你算帳，除非你不住在廣東省城，或可保你的狗命，不然，今日被你逃走了，還有明日，老子每日到你這裡來幾次，看你能望哪裡藏躲。」說畢，兩手一揮又把屋內陳設的物件打得粉碎，然後跑出廳來。見方興死在地下。胡惠乾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老子去尋人來同老爺作對，哪知你這狗頭倒先送在老爺手裡，你若陰靈有知，只好恨你的老子，與老爺無干。」說著，招呼徒弟，望方德家內去。那些徒弟聽見一聲招呼，比聖旨還靈，頃刻間吶喊一聲，望前面跑去。到了方德家內，也顧不得人命關天，飛起手腳，衝進門內，見屋內坐著一個四五□歲的女眷，諒必是方魁的妻小，上前便一把揪住她的頭髮，提了過來，罵道：「你這賤貨，你那天殺的丈夫，要想與我胡惠乾作對，你也不去攔阻他，只顧聽他胡作妄為，到白眉那裡去尋人來聯手對付老爺。他既不在家，我就先拿你開刀，等他回來，再與他拼個你死我活。」說著抓住頭髮往前面一扔，已跌倒在地，便由腰間取出刀來，一刀結果了性命。旁邊見有兩個小孩子，順手一刀一個，也見了閻王。再往裡跑。

方德由外面跑了回來，見母親與兒子俱被他殺死，真是心如刀割，大哭道：「胡惠乾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，將我母親殺死，與你拼命罷。」上前一步，取了一根鐵棍，望胡惠乾當頭打來。胡惠乾把刀望上一迎，兩人各自拼命，一個是為親報仇，步步傷其致命；一個是因人害我，著著得其先機，你來我去，你去我來，戰了兩個時辰。只聽門外人聲鼎沸，喊道：「我們一起上去。」早有一二百人，擁進門來，各執兵刃，直望著胡惠乾廝殺，乃是方魁一班差伙徒弟，先見方德逃走，各人也各自奔去逃命，乃至方興在白安福廳上被胡惠乾打死，他們還不曉得。後來白安福的家人，見胡惠乾走後，出來招人到他家報訊，遇見眾人，方才知。一齊到了門首，只見胡惠乾的徒弟把守大門，不許進來，又聽見方德大哭連天說：「你殺我母親，我同你把這命拼了。」

眾人吃了一驚，知道方魁的老母、妻子又被胡惠乾打死。內中也有幾個好手腳的，將胡惠乾的徒弟打散，領著眾人擁到裡面，果見方德的母親倒在地上，鮮血直流，實在可慘，就個個咬牙切齒，直望上殺。胡惠乾見人太多，一人難以兼顧，主意已定，用力一刀將方德棍子打開，縱身上屋，說道：「老爺留你狗命，好讓你老子回來，告訴我我的手段，叫他少生妄想。」方德見他逃走，還要去追，被眾人攔住道：「後事要緊！」方德被眾人擋住，只得大哭道：「我母親死在他手裡，此仇焉能報，諸公可撒手，讓我前去與他一拼，以盡我心。隨後待我父親回來，再去報仇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不可如此。他的手段豈不曉得，你兄弟已經傷在他手裡，你若再有閃失，這些屍首何人來問。」

方德被眾人拖住，大哭一場，然後請眾人到街上買置棺木，又叫人到白安福家裡收殮他的兄弟，他自己便在家中，等衣衾棺木齊備，將他母親換了衣服，妥為人殮，又在靈前祭奠一番，只哭得死去活來。諸事辦妥之後，復到白安福家，見方興胸前一個大洞，鮮血仍流不止。望見這樣，焉得不傷心？哭道：「兄弟呀！為兄的只好等父親回來，一同拼命，代你報仇雪恨便了。」此時白安福見胡惠乾不在此地，也就從後面地板內爬了出來，一見如此，也不免傷心，說道：「廣東省城內有如此兇手，竟不能將他捉住，仍是殺人傷命，豈不是天道無靈？」說著取出三百兩銀子，交予方德置備一切，此時已是第二日的事，所有廣東大小衙門，無一不知胡惠乾又殺傷人命。方德收了銀子，將方興收殮起來，隨即叫人擇了一所廟宇，將方興靈柩抬到庵內供奉，自己先到番禺縣衙內報案，請縣官通詳上完，派兵幫同捉拿，因自己雖是快頭，人少力單，不足濟事。縣官准詞，當即乘轎到了撫院稟見。

曾必忠此時亦已得信，見番禺縣來稟見，隨請在簽押房便坐。番禺縣進見已畢，曾必忠忙問道：「貴縣前來，可是為胡惠乾傷殺方興母子之事？」縣官道：「正為此事，省城之內，惡霸如此橫行，地方怎能安靜？現在方魁到四川未回，方德以一人之力，萬難對敵，叩求大帥派兵同拿，卑職見他驟逢大故，刻因殺傷母弟，情殊可憫，求大帥恩典示下。」曾必忠道：「此事雖屬如此，但聞胡惠乾仍有餘黨，若冒然派兵去拿，特恐激而生變，使民間格外不安。貴縣回衙。可先著人暗暗打聽究竟西禪寺有多少凶徒，趕速前來面復，以便斟酌施行。」番禺縣也猜不出曾必忠是何用意，只得退了出來，回轉衙門而去，將此話對方德說知。仍是他派人前去探訪。

且說胡惠乾殺死數人，得意洋洋，領著一班徒弟，又回到西禪寺內，與三德和尚說知。三德道：「你做事也太孟浪了，方氏父子也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。便將方興打死，也是惡貫滿盈，理應從此回來，然後再尋白安福廝打。俗語說得好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他們的事，皆是安福鬧出來的，你不該又將方德的母親打死，這仇越結越深，方魁回來如何開交？依我意見，現在氣已出了，最好到福建去暫躲數月，將這風頭讓過，然後回來不遲。」胡惠乾哪裡肯聽，說道：「我不把白安福這班人打死了個乾淨，也不甘心，你怕你就獨個兒往福建去，莫要將熱血沒在你身上，要你受那不必要的牽累呢？」三德和尚被他搶白了幾句，曉得阻攔他不住，只得暗暗的寫了一封書信，尋人到福建少林寺投遞，稟知至善禪師，請他前來以救寺內眾人之命，暫且不提。

單表縣官叫方德打聽西禪寺中究有多少凶徒，方德回來，哪裡自己能去，只得尋幾個師弟，招呼他一番話，叫他快快打聽清楚，好來回報。因要回稟督憲，預備帶兵圍拿。那幾個師弟，聽了這話，立刻出來，先將西禪寺地保傳來，又將這番話與他說了，道：「是你專管的地方，有了如此凶徒，不早早稟報，請縣驅逐，現在養虎成害，殺死許多人命，此刻督撫那裡派兵捉拿這胡惠乾，不知他的餘黨現在有多少在裡面，快去打聽實在，前來報信。」

地保聽了這話，忙道：「此事無須前去，我是盡曉得的，自從馮道德走了之後，只有三德和尚與這胡惠乾住在裡面，其餘那些人皆回家去了。所有那些徒弟，皆無能之輩，不過倚著胡惠乾之名，在外惹事生非，以為無人敢欺他們，加之胡惠乾專門袒護徒弟，若是他徒弟鬧出事來，他就出面與人理論，人家因他本領高強，所以忍氣吞聲，不敢與他爭論。果真督憲派兵前去捉拿，胡惠乾就算本領再好，也沒法子敵得過這許多人。」那些快役聽了這話，隨即回來與方德說知。方德又去回明了本官，番禺縣立時又乘轎到了督院，將這話與曾必忠說知。曾必忠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好辦了。」立傳中軍進來，發了令箭一枝，叫他帶了一千名親軍小隊，先將西禪寺四面把守起來，另用一千名弓箭手，在外等候。復令方德前去誘敵，等他出來，就用亂箭射死，中軍領令前去施行，不知胡惠乾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